

評論

港金融中心須再定位

周八駿

倫敦證券交易所董事會僅僅用兩天時間考慮，便一致否決了香港交易所向其提出的收購提議。耐人尋味的是，在給港交所主席史美倫和行政總裁李小加的信中，倫敦證券交易所董事會（Don Robert）稱：「我們認識到中國存在巨大的機遇，非常重視雙方關係。然而，我們不認為港交所為我們提供亞洲最佳長期定位或中國最佳上市/交易平台。我們重視與上海證券交易所的互利合作關係，上海證券交易所是我們與中國合作的首選和直接渠道。」

倫敦所拒港收購提議

倫敦證券交易所董事會當然明白，香港是一個移植英美金融制度的國際金融中心，可以說，在金融文化上，倫敦國際金融中心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濫觴；相較較，上海是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城市，正在建設中的國際金融中心固然在許多地方借鑒倫敦、紐約以及香港等國際金融中心，但也有明顯差異，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最終將同西方國際金融中心形成怎樣的聯

繫，受制於中國與美國在21世紀前半葉的博弈。倫敦證券交易所董事會唐、羅伯特在致史美倫和李小加的信中明確指出，倫敦所作為重大金融基建，如果接受港交所收購提議，則將面對來自各類金融監管機構和政府機構的調查，包括英國、美國和意大利的監管機構；港交所「不尋常」的董事會結構以及其與香港政府的關係會令事情更加複雜。然而，耐人尋味之處正在於，倫敦證券交易所董事會深諳政治風險，卻視上海證券交易所而不是香港交易所為其與中國合作的首選和直接渠道！我不清楚港交所收購倫敦交易所的內部考慮。從外部看，此舉表明港交所欲提升其在全球證券期貨市場的地位——衝出亞洲，走入歐洲，形成橫跨亞歐的洲際證券期貨市場。如成功，則必定幫助香港成為21世紀又一個具全球影響力的金融中心。港所在收購提議中以其與中國內地的特殊聯繫作為一個主要賣點。問題是對方不以為然。唐、羅伯特先生沒有在信中作進一步解釋，但是，明眼人理解，問題在於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存在着「雙重邊界」——「有形邊界」即出入境管制和「無形邊界」意識形態障礙。

應集中精力與滬深度合作

至今，內地企業之所以選擇香港交易所上市，是因

為人民幣尚未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無論中美兩國如何博弈，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成後與西方國際金融中心形成怎樣的聯繫，人民幣走向充分可兌換是必定的。屆時，香港交易所對內地企業作為第一上市地的吸引力，將遇到來自上海或深圳交易所的有力挑戰。倫敦證券交易所董事會不可能看不到這一不遠的前景。在香港，無論金融界還是其他界別，依然以為香港遊走於內地與西方國家之間是一個獨特的優勢。然而，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能不能繼續遊走於中國與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之間，已因為美國調整其全球戰略、視中國為主要對手之一而被根本動搖。這一點，香港社會各界的有識之士是心知肚明的。形勢比人強。彈丸之地的香港，不僅越來越無法遊走於中國與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之間，甚至，必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交易所董事會追求讓港交所衝出亞洲的雄心是可嘉的。但是，應順勢而為。首先，應當推動香港金融界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和香港警察「止暴制亂」。因為，「黑色革命」趨延越變越，對香港經濟和投資環境的損害就越大，對港交所的負面影響也越大。其次，不宜再與倫敦交易所收購事宜糾纏，而是應把主要精力用於提升與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合作，鞏固和提高港交所作為中國最大資本市場的地位，進而擴大其國際影響力。

鑪峰遠眺



周八駿

參政議政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葉建明

暴徒愈形暴力醜陋

暴亂發生以來，亂港分子以香港沒有人權與民主的理由乞求美國制裁香港和內地，求美國制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希望美國能「長臂管轄」，也就是以其國內法干預中國及香港特區內政。黃之鋒之流更是呼籲美國在中美經貿談判中加入人權條款。

香港的人權和民主需要依靠美國，需要通過暴力來實現，此等立論匪夷所思，是一個極大反諷。或許這才是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洋洋自得誇讚的「美麗風景線」。香港動亂的原因是「沒有人權民主自由」才會產生的嗎？恰恰相反，正是這三個月的暴亂，激進分子不斷侵蝕港人的基本人權。多少上班族受阻，出街受阻，乘地鐵、乘飛機受阻，這些我們過去一直擁有，就像空氣與水那樣最基本的權利，生生被黑團、黑團、黑團毀掉了。最近一周，激進分子更開始將暴力對準普通香港市民，至少有多名市民因為不認同其暴力立場，發表不同意見而被黑團、黑團、黑團毆打，其中有人被打暈在地上，有人甚至生命危險。他們的基本生命權利在暴徒製造的白色恐怖下完全得不到保障。如果說香港存在人權問題，那就是那些黑團、黑團、黑團正在毀掉市民正常生活的權利。

美國有線新聞網（CNN）日前刊登《香港的遊行規模正在縮小，但變得更加暴力和醜陋》的文章。CNN的記者在香港街頭目睹了一些很醜陋的現象，比如一夥「蒙面示威者」在天后站襲擊了一名男子，最終該男子血淋淋地暈倒在地。CNN的記者還看到了一段網絡視頻，視頻清楚拍攝到一名身穿藍衣的中年男子，僅因為喊了幾句支持警察的口號，便被一大群戴着黑團、黑團、黑團的年輕「示威者」毆打至不省人事。剝奪他人表達的權利甚至生命權利，CNN的報道就是對那些黑團、黑團、黑團的一記耳光。

罪惡假自由之名而行

激進分子稱他們是為香港的「民主自由」而戰。香港歷來以自由聞名於世。美國一家智庫多年來推出「人類自由指數」，香港在其中排名第三，遠遠超過美國的第十七。如此香港還需要通過暴力爭取什麼樣的自由？是推翻「一國兩制」有自由，還是捍衛「一國兩制」才能保障自由，這是最基本的邏輯概念，社會大眾必須想清楚。有評論一針見血地說，世界上從未有一個地區，一年批准遊行集會過「萬宗」，卻仍被說沒有民主自由！這就是香港黑團、黑團、黑團的荒誕之處。就民主而言，回歸前，香港沒有民主公眾所周知。最典型的是市民對於立法局沒有選舉的權利。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結束7年後，香港回歸6年來的1991年，立法局才開始有部分議員通過選舉產生。今天立法會選舉是進步還是比當年落後，但凡有頭腦的人一對比便知。至於行政長官普選，如果是真心追求民主進步，為什麼在2017年不能邁出普選行政長官的第一步，而要否決市民一人一票的權利呢？

此次一百天的暴亂倒令我們看到一種令人恐怖的「民主自由」——那就是只有施暴者、黑團、黑團、黑團的民主自由。只要不是他們的同道，那必然遭逢拳打腳踢、謾罵攻擊甚至起底其全家。「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200多年前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政治家羅蘭夫人在臨刑前留下的這句名言，今日套用在香港暴亂上，依然如「量身定做」一般。

「只有暴政，沒有暴力」「警方暴力」的口號是激進分子毀地鐵、燒警署、打警察和市民等各種暴力手段氣壯的理由。也成為一些市民盲目支持這種暴亂的原因。然而，政府修例方式方法的簡單與「暴政」風馬牛不相及，但說說沒有暴力，那毆打市民，追打警察，毀壞地鐵車站等如何自圓其說，除非全天下人都視而不見。而以「警方暴力」來掩飾自身的暴力，不過是指鹿為馬，黑白顛倒而已。沒有違法，警方為何嚴厲執法。全球警隊的成立就是以維護社會安寧、懲治暴亂分子為目的。而警方的執法力度必然會大於施暴者的暴力，否則「老鼠戲貓」，是任何警隊的恥辱。為此，在保障社會安寧，維護和保障市民人權利的時候，勢必會威脅、削減、剝奪特定分子如施暴者的一定權力和自由。在美國等國，只要對方反抗（甚至疑似掏槍反抗），剝奪對方的健康權乃至生命權，對警方而言也是允許和必要的。有很多這樣的事例為證。

一百多天的暴力正在毀掉香港，毀掉我們曾經擁有的一切。在暴亂之際，我們需要認真想一想，如果暴力者的目的真的那麼高尚，如果黑團、黑團、黑團真的站在道德高地，他們還需要將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並且在施暴時毀掉鏡頭嗎？

美再玩「最惠國待遇」遏華

學研社成員 吳桐山

學研集

美國參眾兩院下個星期將把所謂《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納入議程，先在分別所屬的委員會討論，再由大會通過，其後由總統特朗普簽署生效。以現在的政治局勢而言，相信法案獲得參眾兩院通過的可能性很大，問題只是得票的多少。如果得票過半而不超過三分之二，特朗普有機會用否決權攔截中國在其他方面讓步。當然，法案通過也不代表「天掉下來」，只是將香港變成一個恒常的博奕籌碼。一言以蔽之，以後香港的特殊國際地位會變成類似上世紀的「最惠國待遇」，每年一審。美國可以藉此脅迫中國，遏制中國發展的速度。

取消港特殊地位不利美

《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條文要求，美國國務院每年會重審香港的狀況是否仍然符合1992年《香港政策法》的要求。這就是每年一次的審查籌碼。而《香港政策法》是保障美國將香港與內地區別對待，例如承認香港是獨立關稅區、承認特區護照、容許對香港出口敏感技術產品等。

必須明白，香港是國際城市，做得國際城市就要「吃得鹹魚抵得渴」，就要遵守國際規矩。而不得

承認，美國仍然是國際社會的「大阿哥」。換句話講，「一國兩制」，就是將香港與內地區別對待，這個特殊的制度不是中國單方面就可以維持，還需要別人「界面」承認你。你自己強調「兩制」，但如果國際社會包括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經濟體，都將香港與內地同等視之，那麼「兩制」還有何意義？

以美國當前的全球霸權影響力，她可影響、制裁香港的地方還是很多的。例如可以用所謂《馬格尼茨基法》，制裁美國認為侵犯人權的特區官員；可以取消香港的特殊關稅地位；可以進行金融制裁、禁止用美元結算等。一旦美國這樣做，香港為中國引進境外資金的功能，隨時會被廢武功。

不過，香港的「一國兩制」，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美國的利益，我過去也強調，美國不是出於「善心」給香港特殊待遇的。美國商界也是利用香港的特殊制度，方便進入中國市場，沒有香港這個跳板，對美國也沒有好處啊！因此，我不相信美國會在現階段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但美國肯定會以此要挾中國，以後逐年審查。

美不讓中國超車

對於中美關係，我經常用賽車做比喻。以前，中國和

美國這兩輛車還差距很遠，大家都集中精力比速度。但如今，美國覺得中國這輛車已經追上來了，就在身後了。這個時候，對美國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開快一點，而是佔據賽道「食住身份」，不讓你超車。因此，美國確實有可能做出一些損人不利己的事，只要你中國的損失比美國的損失大，那對美國而言就是合理的。

中國已經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現在美國只是中國出口產品的第三大市場。正如前重慶市長黃奇帆所言，香港每年為中國引進大半的外資，戰略價值很重要，香港保持「一國兩制」不是單單為了香港的需要，而是為了全中國的需要。因此，絕對可以預期，美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作為日後遏制中國的常態籌碼，這既是對香港的挑戰，也是對全中國的挑戰。

長遠而言，香港的角色轉變，要視乎中國國際化的步伐。香港除了為中國引進外資，現在也是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讓中國的錢「走出去」，這方面就是中國「話事」，不用看美國臉色。什麼時候香港扮演的「走出去」角色大於「引進來」的角色，人民幣的國際話語權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大大提升，香港才能真正挺直腰板，不再看美國臉色行事。也許到那時候，香港眼下的亂象才能真正撥亂反正。

記者阻礙執法無操守

明辨

長話短說

警方在每天例會向公眾交代，記者太貼近警察防線，近日且有疑似「假記者」搶犯，阻礙拘捕工作，威脅警員的安全。新聞直播或轉播也拍攝到，甚至有「假記者」對警員拳打腳踢和向警員防線投擲不明物體，警員作出本能自衛也是合情合理合法。鏡頭所見，聲稱記者的人士向執勤警員施襲，為何只選擇性放大大警方執法時所使用的適當武力，而對警員受襲隻字不提？難道只要掛上記者證，便可以行使

武力襲警嗎？這些「壞記者」和「假記者」的武器，除了拳頭外，還包括抹黑警隊的報道，他們在襲警後，選擇性採訪或不報道，更是對警員進行二次傷害。

筆者認為，不是警員在阻礙記者工作，而事實上，是記者在阻礙警員執法。只要有人犯法，不論是黑暴黑團還是「假記者」，警方執法均一視同仁，記者證或仿記者證更不能是免罪金牌。

公眾知情和新聞自由不應沒有限制地進行，而須在依法和安全下才能安排。曾幾何時，採訪是純粹的採

訪，但卻演化成現在的「採訪權」，繼而扭曲成「招呼」警員的「專利」，挑剔執法者手法和程序，更是本末倒置。

記者的採訪自由不應淪為政治蠶食公權、誣陷執法者的工具，權利不能被濫用，更須被限制。記者應該報道而不是參與暴亂，更不應動手動腳，記協作為記者工會，若不分清紅白投訴譴責，或未與涉暴記者劃清界線，只是進一步縱容「壞記者」的動粗和「假記者」的存在，讓害群之馬繼續滋生，污染傳媒生態。

蔡當局選前政策買票

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潘錫堂

名家指點



潘錫堂

蔡英文為了爭取連任，其行政團隊近日不斷揮灑大撒錢之概，「大撒錢」發放利多，似有以「政策換選票」之嫌，讓民衆持續享受小確幸，藉以讓民衆降低甚至忘記過去3年多來對蔡當局的不滿與痛苦。然而，當絕大多數民調顯示蔡英文2020選情加大領先差距時，近期蔡當局仍不斷釋出新政策利多，恐怕更顯出其對選情與民調領先的心虛。

補助計劃大撒錢

選戰要贏，勢必要設法爭取更多民衆的認同，大量提出利多政策當然是快速的捷徑。蘇貞昌回鍋「閣揆」，為了扭轉去年底「九合一」敗選的頹勢，推出第一炮「減稅大紅包」，讓年所得未達新台幣40.8萬者免稅，此份「幸福感」隨即反映在施政滿意度的調查中，成為第一名的政績。接著，又一口氣拿出成家育兒三策，包括：2至4歲育兒津貼，每胎每月補助2500元新台幣；準公共幼兒園月繳不超過4500元；以及針對20到40歲的單身青年、新婚家庭或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每月26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租金補貼」。這些舉措的確也鞏固不少年輕選票。蘇「內閣」更加碼推陳出新，連遊客夜市都有200元的補助。

隨着2020大選的日益迫近，由於陸客來台日益減少，使得旅遊業者一片哀嚎，交通部乃推出36億元新台幣的擴大秋冬補助計劃，經濟部、文化部、教育部及農委會等接着加碼10億元新台幣的人民旅遊獎勵，還將腦筋動到小學的校外教學，簡直是「部會總動員救觀光」。只不過，蔡當局提出的遊覽車百億融資或秋冬人民旅遊補助等方案，都是「見樹不見林」的短期消費，根本無濟於事，此種補助不僅損害財政，更扭曲旅遊市場的正常運作，更何況杯水車薪能撐得了多久？

又，教育部學前教育經費暴增300億元新台幣，補助娃娃車替換新每輛30萬元，在未來10年每年將耗費1.6億元；大學生住宿補貼、宿舍軟硬體設備更新，在未來5年將耗費50億元。這些撒錢的行政措施，年限超乎蔡當局的任期，是否符合預算法及財政紀律法之規定，實在不無疑問。

再者，環保署淘汰老舊大型柴油車補助辦法，將耗費20億元，交通部對出租車汰換，每車補助15至35萬元，兩年大約26億元的大量撒錢的行政作為，是否符合行政程序法的平等原則、比例原則？頗堪質疑。

高鐵南延屏東效益小

尤有進者，「閣揆」蘇貞昌在未徵詢縣市政府意見的情況下，擅自宣布廢除屬於地方稅的「印花稅」，侵害地方的財政自主，已被視為夾帶選舉考量的買票策略。取消印花稅，一方面是為了討好工商企業，製

造蔡當局「拼經濟」的印象，以換取企業財團在2020大選的支持。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籍制目前在地方佔優勢的15個藍軍縣市，掐緊其財源以脅迫他們聽命蔡當局。

更令人驚訝的是，高鐵南延案爭議多年未決，適逢2020大選選情加溫，行政院竟能先放消息，指稱蘇「閣揆」將到屏東視察，再由蘇現場宣布高鐵確定將延伸至屏東。如此重大的交通建設，在各項評估都尚未取得共識的情形下，蘇竟可以視為政績，且「分兩次」大搞文宣、自吹自擂，如此毫無避諱、遮掩的政策買票，真令人嘆為觀止。從業界的冷淡反應及學者專家的質疑，即可知悉此為一急就章的政策。先不論能否回收成本，光就運量及財務評估均清楚顯示，若不能延伸到屏東縣中心或旅遊熱點整丁，則高鐵南延到屏東的效益其實不大。無怪乎，高鐵的股價日前一早開盤就率先趴地，足證投資人也紛紛不看好。

總之，從蔡當局在這段期間所端出的政策即可看出，蔡當局已完全不顧財政紀律原則，因為先確保可以勝選連任，方為重中之重。現階段蔡當局推出這麼多很可能債留子孫的政策，雖能有效吸引選民的目光，甚至爭取到選票，但對台灣卻將造成難以彌補的後果。換言之，一味想在2020大選前凸顯其政績，至於高鐵南延的運能經濟效益不但不彰，也會債留子孫，卻完全不在其考慮範圍內。由此可見，若政策明顯短視近利，甚至只是討好某部分選民，恐怕跟買票的投機行為沒有兩樣。